



**Kategoria II
dla zaawansowanych**

I MIEJSCE

Yu Wentao

Uniwersytet Studiów Międzynarodowych w Xi'anie

苦尽甘来

乔安娜·巴托

我

那年秋天，我在下西里西亚的山村里买下了一处百年老宅，还捎带着送了我一条狗。它有着狼似的鼻吻，因为浑身毛色斑驳的缘故，活像是一头脏兮兮的北极熊，一只耳朵是乌黑的，另一只则是雪白，一同尖尖竖起，很是机警。房子里还有几件故主遗留下的家私，包括了厨具柜、带角柱的四柱床以及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表面满是沟壑纵横，看上去就像是一部诡谲的天书，我每天都得去费力拜读它。

在德据时期，这座村庄被称为格伯斯多夫，因有着世界上第一座肺结核患者疗养院的缘故而闻名于世，赫尔曼·布雷默医生与他的继任者们借助这的宜人气候与合理膳食治愈了他们。现在，这儿被称作索科沃夫斯科……这是我所住过的最小的村镇，小到我觉得它甚至容不下我养的这只体型硕大的狗。它周身覆满了一层浓密杂乱的毛被，我不得不去用马梳打理，绒毛之下伤痕累累的皮肤粉嘟嘟的，一如婴儿皮肤般纤嫩。梳落下来的绒毛团柔软得似乎可以用来纺纱，散发着一股温热的气息，勾起了我对枫糖浆与炭火的回忆。这只动物是在我搬来三天后才冒出来的，早先它只是在破晓前的寒凉时分，端坐在狗窝棚边上，一副八面威风的架势，尽管这并不怎么与它相衬。当我推开门时，一团团哈气正从它的嘴里冒出来，而它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并未旋即朝我跑来。

在村子的商店里有人告诉我，它曾是巴希尔·奥切杜斯卡的忠实伴侣，他是个在窘迫中艰难挣扎，被绝望所缠身的先知兼巫医，终于在他把房子甩给了一名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商人后，他便消失在了浓雾缭绕的山谷里。传言，他已经死了——溺死的，然而人们未曾找到过他的骸骨。这新来的城里人盘算着把这狗撇到其他地方，但接连着两次它又都自己寻回来了，终日在老房子周边徘徊转悠，不断呲牙吠叫。最终，迫不得已，新屋主容忍了这条狗的存在，尽管更多的是由于他畏惧当地人的怯懦心在作祟，而并非是怜爱这条狗，并且他对人们宣称自己也是从小生养于这个村子的，期望能从村民那里博得一丝好感，最终却悻悻收场。他不知用了什么卑劣的方式把狗诱骗走了，打那之后他把就狗拴在

了狗窝棚旁，那是他雇用这里的木匠，傻里傻气的马切伊弄的。因为马切伊向妻子许诺不再说粗话，所以他时常用押韵词来替代脏词。这“天蛋”的墙！他一边忧心忡忡地咒骂着，一边把桁架组合安装在我家那面凹凸不平的墙上，尽管如此困难，但成品效果却意外的出色，归根结底，马切伊是位真正的大师。我是从那个被大家粗略地唤作“那个谁”的人手里接下的房子，因为从一开始起，人们早就看透了这个人，尽管他弄了一个还算凑合的狗窝，但那只是伪君子本该做的脸面活，在这之外，他也没资格再被大家谈论什么了，甚至包括名字。索科沃夫斯科这样的地方似乎是不近人情的，要么倒屣迎宾，要么冷眼相待，如对石头般把他们踢出去，遵循着一种颠三倒四的古怪逻辑。几个月后，狗消失了，那个人在村子里四处奔走，逢人便问是谁放走了狗，因为他执拗地认为锁链是被人绞断的。之前他还时常抱怨水电接二连三地断供，更令他恼怒的是，这些毛病总是在修理工到来时“自愈”了，而当他们前脚刚走，后脚这些毛病就又一起涌现了，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最终，他把房子挂牌出售了。狗失踪了几个月，杳无踪迹，一直到了那个人永远从这消失时才回来了。我猜不论在哪，它大都能乞到一些慈悲人的食物，因为据别人说，它是拖着瘦骨嶙峋的身子逃走的。

巴希尔·奥切杜斯卡人人所知，却无人想得起他的狗的名字。大概在我到来之前，这只小生灵就早已挣脱了与人类所起旧名的羁绊。我打算碰碰运气，为它取一个新名，因为当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时——对我而言便是这座村庄，无名无姓是难以存活下去的，哪怕仅仅是一时

的，尽管我更倾向于将这个命名过程称为驯化。例如，我只是简单地把姓名这个词语冠于其假定的语言指示物身上，之后的一切由它选择，如同我向一个偶然遇到的陌生动物提供了点饭食时，可能它会狼吞虎咽，也可能毫不理睬。当我与我的狗在熹微的光芒里四目相接，布鲁诺是我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周遭弥散着森林、泥土与煤炭烧灼的气味，这些烟尘颗粒物刺激着我的咽喉，有种难以弥合的悲伤正吞没着我，因此在眼前这乍现的希望之光中，我觉得这条生命是作为礼物出现在我身旁的——由巴希尔·奥切杜斯卡先生所赠予的慰藉。我无从得知这条狗在想些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自己被赠予了一份珍宝，一份珍贵且美丽，需要相濡相响的情感。

我们站着两两相望，我说：“来吧，布鲁诺”，那一刻我正站在新家门口，而空荡荡的路边坐了一只耳朵花色斑驳的狗。“让我们一起喝点小酒吧，杵在原地我们只会无法避免地被人遗忘”（波兰诗人 Edward Stachura 所作小诗中的一句）。像是句魔咒一样，布鲁诺站起身来，直了直懒腰，如步入雷池般，小心翼翼地朝我踱步来。我似乎能嗅到它身上混合着的落雪消融、万物萌动以及些许甜蜜食物的气味，里面肯定是藏了枫糖浆吧。我伸出手给它嗅，它那修长的狼似的嘴恰与我的手掌完美贴合，我能感觉到指尖传来一股温润的热度。自那时起，布鲁诺就再也没离开过我身边，只是到了夜晚，它便拒绝睡在屋子里。每当我失眠时，总能看到它在屋子周围转悠，在月光的映照下，像极了一只从融化的极地一路漂泊到这的，脏兮兮的北极熊。它该减肥了，我猜它大概也

接受这样的宿命安排——每天只能吃一顿。在它泰迪熊似的毛茸茸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健硕的猎手体格，像是只披着玩具熊皮的独狼。